

电影《四渡》上映后,连外国游客也来探访长征军事奇迹发生地

“得意之笔”将精神星火写进游客心间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汪子轶 许旷 杨千帆 李坤



太平渡大桥桥身正中,红色五角星格外醒目。



胡敬华介绍银元的来历。

渡口印记

太平渡渡口： 中央红军由被动转向主动的关键一渡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

刚从贵州进入四川,为什么又要折回黔北?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川南,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黔北防守出现空隙。毛泽东当机立断,放弃原定北渡长江计划,挥师东进,杀一记“回马枪”,以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

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充分发挥运动战优势,在5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央红军占领娄山关后,毛泽东同志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诗句。

太平渡是中央红军回师黔北、重夺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渡口之一。二渡赤水,是中央红军由被动转向主动的关键一渡,为此后的三渡、四渡打开了更大的机动空间。

“就是这儿!”
学生们循着电影《四渡》的镜头,停在太平古街的石阶上。

“这个角度和电影里一样!”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2023级本科生彭雪钊举起手机,对着木楼、石阶来回比对。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杨林娜和华中科技大学孟加拉国留学生赵永德也凑过来看,快门声落在青石板路上。

7月16日,湖北日报“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全媒体报道组走进二渡、四渡赤水的太平渡渡口所在地——四川省古蔺县太平镇。

来之前,学生们已经在书本和电影里见过太平渡渡口;真正走进这里才发现,红色文物不只陈列在纪念馆里。

三枚银元背后的家族情怀 大学生跟唱红军号子理解信仰传承

彭雪钊打着拍子唱:“哟喂——四渡嘛,赤水哟……”

红军号子从院坝里响起来,年近八旬的红色讲解员胡敬华在旁示范着,唱到高处,嗓音微哑,气息仍稳。

彭雪钊唱第一遍慢了半拍,老人抬手示意:“再来。”

一人领,众人唱。
唱罢,胡敬华把一枚银元推到她面前。银元的边缘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

胡敬华的父亲胡道财19岁参加红军,后因负伤留在太平镇。队伍出发时,留给他三枚银元,供他养伤度日。日子再难,胡道财也没花,直到43岁去世。

胡敬华十来岁就跟着父亲的战友江明万在赤水河上当船工。江叔叔教会他唱红军号子。

后来,胡家捐出了两枚银元,手上这一枚仍要传下去。

彭雪钊托着银元问道:“受伤、成家、养孩子,哪一样不需要钱,为什么一枚都舍不得花?”

“这是红军留下来的。”老人只说了一句。

“‘长征精神代代传’,是一个把银元攥了数十年,银元都磨亮了,也没松手。”彭雪钊感慨。

三枚银元,从父亲留到儿子;一首红军号子,从老船工唱

给胡敬华,胡敬华又教唱到她这个年轻人嘴里。

“以前我觉得‘传承’就是‘记住’。”彭雪钊说,“现在我觉得,还得有人愿意接着做、接着讲、接着唱。”

河风吹进院坝,老人又唱了一句。这一次,她跟上了。

跨河大桥修在红军渡口旁 把对红军的感念融入两岸百姓的日子

赤水河上,太平渡大桥连接四川古蔺和贵州习水。

桥身正中,一颗红色五角星格外醒目。

“这座桥为什么刚好修在红军渡口旁边?”彭雪钊问。

胡敬华笑了。这座桥选址的事情,他还真知道。

2016年前后,太平镇开始酝酿修建跨河大桥。最初有人提出把桥修到渡口上游去——那里河面更窄,施工相对方便。

当时担任镇人大代表的胡敬华却提出,把桥落在红军渡口附近。

“如果桥修在这里,以后来往的人一过桥,就能看到红军曾经渡河的地方。”他说。

这份感念,太平镇人都懂得。

2018年3月,太平渡大桥在渡口旁开工。“当时在工地做小工,缺什么就做什么。”本地人李相平说。那时候,他完全没想到,参与修的这座桥,后来会实实在在改变自己的生活。

2019年10月太平渡大桥建成通车,全长190.5米。从此,渡船逐渐退出生活,川黔两岸实现全天候通行。

李相平常年做乡厨,替乡亲们操办宴席。桥没通时,去一趟对岸贵州要绕行约两个小时,亲戚之间走动都只为年节和红白喜事,更别提做对岸的生意了。

“现在呢?”杨林娜问。

“走过桥两三分钟。”李相平回答得干脆。

路近了,亲戚也走得勤了。过去因为交通不便,他基本不接对岸的乡宴。如今,每接10单生意,就有1单来自贵州一侧。

桥通以后,进入太平镇的车辆越来越多,不少游客顺着这条路来到古镇。

游客量起来了,李相平找到了稳定的厨师工作。他在镇上掌勺,最忙时,一天能接待十多桌客人。

过桥而来的人里,有些留在了太平镇。太平古街上,来自四川宜宾的“90后”谢开华开着一家茶馆。茶馆里免费供应大碗茶,他换上一身新中式衣服,拿起醒木,给游客讲四渡赤水的故事。每年五六月收茶旺季,谢开华要开车从太平渡大桥前往贵

州一侧的茶园,一个月往返20多趟,把茶叶一车车拉回来。

“如今我们一拨拨人从桥上经过,低头能看见历史,抬头就是今天的日子。”杨林娜看着盖碗里逐渐舒展的叶片说。

一盘红军豆腐端给世界游客品尝 去年古镇接待八方游客120万人次

“湖北来的?”太平古镇红军豆腐坊内,灶火正旺,听到报道组记者们的口音,本地厨娘李家兰从后厨探出头。

“这也听得出来?”杨林娜惊讶地问。

“练出来的本事。”李家兰说,自己听口音就能猜到大概是哪里的客人。尤其是电影《四渡》上映后,游客越来越多,不少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红军豆腐已成最受游客欢迎的本地菜品之一。

让她练出如此本领的,是太平镇的一次“迎难解題”。

此前,太平镇白酒飘香,工业独撑全镇大半产业;红色资源丰富却留不住游客,2021年,全年游客只有几万人次。

如何让红色文化带火百姓日子?

当地一步步探索:让毛泽东住地、红军司令部旧址、红军医院沿街相连;把老粮站变成长征步道驿站,让斑驳的炊事房里飘出咖啡香;把古镇、渡口、酒庄和生态景区串成两天一夜旅游线路。

杨林娜走进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酱香美式咖啡。店里兼职的是一位本地“05后”女孩。

在太平古镇,咖啡师、讲解员、演员、民宿主理人、文创店员……这些乡镇中曾少见的新职业,正逐渐变得平常。

夜幕降临,太平镇打造的诚意之作——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在古街开演。今年“五一”期间,该演出吸引观众超4.5万人次,过夜游客占比提高超20%。最近,电影《四渡》上映后,太平镇又推出“跟着《四渡》游太平”等活动,凭票根吃住可打折,让电影里的镜头与现实中的古镇、渡口重叠在一起,又接住一波流量。

“看电影的时候觉得长征是历史。”彭雪钊说,“走到这里才发现,长征已融入今天很多人的生活,红色故事也有了更多可以被‘带走’的方式。”

一手举着太平镇与上海英雄集团合作打造的“得意之笔”钢笔,一手提着一盒古蔺麻辣鸡,杨林娜说:“这个‘得意之地’向世界发出了红色之约。”

太平镇宣传委员任义宏介绍,2025年,全镇接待游客1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8亿元。

“以前提起家乡,会介绍这里有各种酒。现在,我只用说一句‘这里就是四渡赤水的地方’,大家就知道了。”李家兰说,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做的红军豆腐,如今能端给全世界游客品尝。

新西行漫记



我的长征, 是了解真实的 中国,让自己成为一座连接两国的桥

在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地方喝咖啡,这感觉太奇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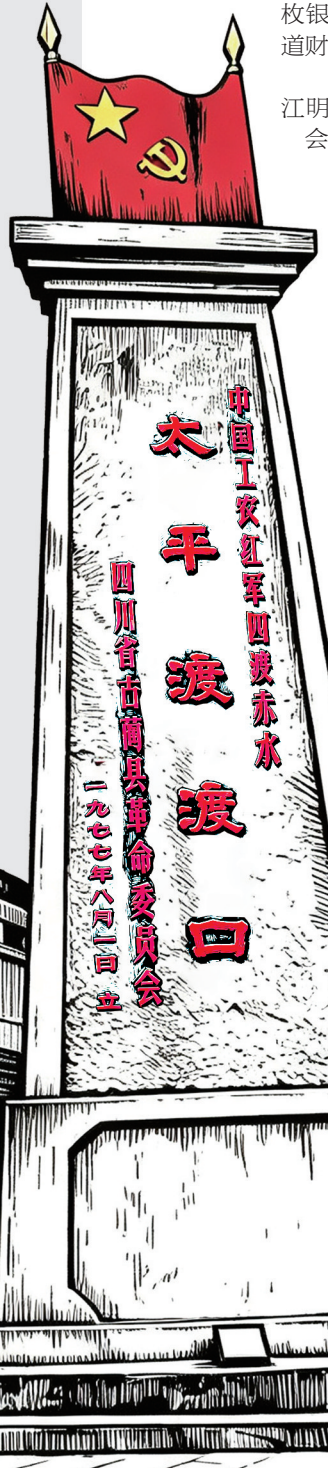
太平古镇是古朴的,保留完好的青石板街能让人一下子就回到90多年前;但这里又是全新的,店铺很新潮,大型行进式演出《胜利之渡》的科技含量也很高——有全息投影和无人机编队表演。最令我难忘的是,第二天清晨的一支笛曲。

石阶上,前一晚在《胜利之渡》中扮演老红军的朱长山爷爷正在吹笛子。他认出了我,笑着招手。听说我刚学会《十送红军》,他马上为我伴奏。

笛声一起,我就跟着唱。我的中文还不够标准,朱爷爷便放慢节奏。歌声和笛声沿着老街飘远。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不再只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

我来自孟加拉国。长征虽不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却让我想到了自己的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的长征,是好好学习,了解真实的中国,把这里的故事讲给更多孟加拉国人听,让自己成为一座连接两国的桥。

古蔺



太平渡渡口

四渡赤水主题
实景夜秀
《胜利之渡》

